

报告文学卷(下)

解放军文艺 600 期纪念文集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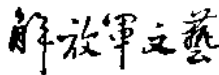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放军文艺》600 期纪念文集.报告文学卷(上、下)/《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033-1727-2

I.解… II.解…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报告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440 号

书 名:  600 期纪念文集 报告文学卷(上、下)

编 者: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大亮 王 瑛 李 亚

封面设计:阎可钦

版式设计:王 瑛 王新建 王大亮

责任校对:刘晓京 吴 汇 王大亮 王 瑛 李 亚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人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j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37.875

印 数:1—3000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27-2/I·1327

定 价:43.00 元(上、下)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编

《解放军文艺》600期纪念文集·报告文学卷(下)



目 录

边 关	任 真	1
生死簪洲湾	李 亚 赵建国	刘立云 51
游牧天界	公丕才	李宗林 105
党代表之旅	张 为	143
寂寞是一条河	张子影	189
只待弯弓射雕	胡延宁 康发顺	赵 伟 201
八千湘女上天山	卢 萍	229
老兵电影队	年 末	269

任 真

边 关

原载于1997年《解放军文艺》6月号

又一次想起北塔山了。想起北塔山,我就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我曾多少次想讲这些故事啊,在北塔山上想过,在回到城市后想过,但都没有讲出来。我从北塔山带回来的几块砭化石,现在已组成一个很好看的盆景,高高地矗立在我的案头。我把它的形状,特意制作成北塔山的样子。它成为北塔山之后,就不断地诱惑我回望那段生活、讲那些故事,但我还是没有讲出来。

我在从乌鲁木齐返回兰州的244次列车上,碰到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儿,她哥哥也是边防军人。她睁大亮亮的眼睛,望着我说:“你给我讲讲边防军人的故事吧。”看着她期待的目光,看着她渴望了解边防生活的神态,我真地冲动了一下,想讲给她听,但我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憋了半天依然无言。

还有,还有我在当兵锻炼期间写的厚厚的一本日记,拍下的厚厚一沓照片,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氛围,不断提醒我曾是北塔山上的一个兵。但我多次动笔,依然白纸上不着一字。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想验证一下,当我从边防回到城市,当我把皮鞋擦净,当我在城市的浪漫中荡涤尽从北塔山带回来的灰尘之后,我是否还能如当初站在界碑下一样激情澎湃,是否还能像站在纯朴的战士面前一样感动得热泪盈眶。我需要一段时日,来验证我的感觉我的心灵。

时间一天天过去,终有一天,似有一道灵光降临,给了我召唤,给了我灵感。于是在离开边关整整五十天之后的一个寂静之夜,铺开了稿



1997年《解放军文艺》6月号刊登任真的报告文学《边关》。

纸。我要由心由衷地、掏心掏肺地讲这些故事了。

是的,关于三个泉,关于乌龙布拉格,关于乌拉斯台,甚至关于整个北塔山,我有许多话要说。

一条狗,一只狼,还有一棵树

这三个故事,是在一辆吉普车上听到的。那辆吉普车在雪原上整整奔驰了一天,坐在车上的人都觉得没意思,便神聊了起来。

神聊是最能出故事的,何况坐在司机旁的团长戴幸福,与我一起坐在后排的副团长杨刚,主任晋长明都是老边防。

老边防讲的自然都是边防的故事。于是我便听到了一声狼嚎,一声狗叫,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戈壁和戈壁上一棵树。

一棵树生长在边防团到乌龙布拉格边防营的戈壁简易公路边。“一棵树”这个叫法,原先本就是指着这棵树的,但后来衍化成了地名,成了生长这棵树的那片戈壁的称谓。

一棵树有碗口粗,它傲立在戈壁上,方圆几百公里,到处是数不清的石头和沙砾,就是找不到它的同族兄弟。它孤傲地站在那里,昭示出生命的鲜活。

关于它的来历,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认为是自然生长的,有的认为

是六十年代初建边防时的前辈栽的，有的又说是八十年代初一个年轻司机插的一根柳枝。边防团的官兵都倾向于第二种说法，这其中当然包含了他们想以此纪念老前辈的意思。

到了八十年代末，一位边防营的司机来到这棵树下。那是一个夏天，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地上，吉普车里像蒸笼。茫茫戈壁，到处裸露着，只有那棵树下有一片阴凉。边防营的司机从车上走下来，坐到树下休息。他休息的时候觉得无聊，便抬起头来看树，看着看着，就琢磨起一个问题：这里既然能生长树，说不定会有水！

一有这想法，他便立即拿来一把起子，在树下刨。刨了好半天，没有见到水分。他又取来一把刀子挖，挖了大约一尺多深，有湿土出来了，他一阵激动，两只手便都使上了。他挖呀挖，刨呀刨，手指磨出了血，指甲也折断了，终于有水溢了出来。

从此以后，每有过路的人，到了一棵树下，就好奇地掏那坑。坑越掏越大，越掏越深，水也越积越多。现在坑已有一米多深，水有半池，那水四季都是那么多。冬天再冷，冷得千里冰封，它不结冰；夏天再热，热得沙石烫人，它不干枯。

后来围绕这一泉一树，发生了两件奇怪的事。

其一，边防连队对绿化工作抓得很紧，每年春季都要拉树苗上山栽植，每一次路过一棵树，他们都取下一两棵树苗栽在那里。起初，在离一棵树远的地方栽，不活；又移至树下栽，依然不活。如此反复，一棵树周围都栽遍了，树苗也浪费了一棵又一棵，就是没有一棵成活的，惟有那一棵树，枝叶繁茂，亭亭玉立。

其二，茫茫戈壁上了水，而且是能够饮用的甜水，这消息令所有的人感到振奋。人们便想，如果能打出井来，放牧的哈萨克牧民不就有水吃了？但驻地钻井队的同志奋战了很长时间，在一棵树周围打了许多井，有些还深至几百米，却一滴水也没有打出来。

这里明明能生长树，树却栽不活；这里明明有水，却打不出井来。你说奇怪不奇怪？

正是因为奇，一棵树和这眼泉，才被神化了。来往的边防军人，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休息，非要赶到一棵树下休息。当地牧民把它当成一棵神树，在树上扎了许多红布条，还将一角、两角，甚至一元、两元的钱币挂在树枝上。那眼泉里也仍有许多硬币，阳光下，水波泛起，点点闪光。

一条狗叫阿黄，十三岁高龄，在三个泉边防连。

这条狗已老了，原本金黄的长毛已失去了光泽，当年的青春活力也

不复可寻。它脸上的表情和身上的肌肉都表现出明显的苍老感，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它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留下的脚印也歪歪斜斜的。惟能表现它生气的是它的叫声。那叫声虽然略有几分沉闷，但犹如洪钟响彻，锐气进射。在边防连的十几只狗中，它的年龄最高，在边防连建立的功勋也最大，所以它在这群狗中具有“领导”地位，即使老了，依然颇显权威，很有一些“德高望重”的意思。曾有一只很凶的狼狗，在初来乍到的几日不了解情况，总想在阿黄面前显显威风。它走到阿黄面前狂吠起来，并不时做出前扑的姿势。阿黄抬眼看看，往地上一卧，一副不屑的神情。如此几次，那狗感到了阿黄的威力，再也不敢随意狂吠，见到阿黄也总是学着同伴们的样子，夹着尾巴。

阿黄是一九八三年从牧民家要来的，当时是一只小狗娃。边防连养了几年，它很快变得高大起来。它的嗅觉十分灵敏，虽不能与军犬相比，但在普通狗类中登峰造极。它跑起来如风如电，百米之内能捕获野兔。它勇敢无畏，连雪豹也能斗上几个回合。更重要的是，它还很通人性，见穿军装的人十分亲热，对穿便服的人则怒目圆睁。战士们得此狗，十分高兴，争着把碗里的肉给它吃，每次巡逻也把它带上，形同战友。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山下的肉送不上来，食堂连肉腥味也闻不着。边防营领导打电话说：“你们实在没办法，就把狗杀了，让战士们改善一下吧。”

那时，连队只有阿黄一条狗，要杀肯定是杀它了。战士们一听，纷纷提出了抗议，表示即使再长时间不吃肉，都可以坚持，但绝对不能把阿黄端上餐桌。

连队领导向营里作了汇报，说战士们都舍不得杀阿黄，杀了又补一句：“如果你们想吃，就给你们杀吧。”

正好有辆拉煤车要去边防营，他们就把阿黄放上煤车，并用八号铁丝拴到大厢板上。

阿黄上车，便开始叫，叫声里夹杂着从未有过的凄惨。那时的阿黄刚刚五岁，五岁的阿黄好像预感到了什么。

在戈壁滩上颠簸了一百四十多公里，终于到了边防营。没想到的是，等拉煤的同志卸完煤，阿黄已咬断铁丝不见了。

阿黄到哪里去了呢？

阿黄又回到了三个泉边防连。阿黄回到连队时，已是第四天。

阿黄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一步一步地走了一百四十公里。

它的四只爪子血肉模糊，其中一只爪子上嵌进了一枚四棱戈壁石；它的毛凌乱不堪，骨头瘦削如柴；它的身上伤痕累累，好似与野兽搏斗

留下的痕迹。

回到边防连的阿黄,一见到战士就哭了,无声而泪滂沱。战士们给它什么,它都不吃,抱它也不起身。它就卧在院子里,不吃不喝地,一动不动地整整哭了一个礼拜。它的泪把它身下的土地打湿了一片。

从此,战士们把它当成了战友,当成了兄弟。

那只狼关在乌拉斯台会晤站的一个铁笼子里,有狗那么大,呈灰黄色。它在那个笼子里已待了好几年,是乌拉斯台的一道风景。

凡去会晤站的人,都要去看看它。所以它的知名度很高,在边防一提到它,几乎没人不知晓。

它初到乌拉斯台的时候,是一个狼崽。关于它的来历,那天在吉普车里谁也没有提及,我也没有执意去弄明白。这就如同我到边防团驻地奇台时不想弄明白奇台这个地名的来历一样,我想给自己留一份未知。奇台吸引人的正是这个“奇”字,如果把它弄明白了,也就没意思了。世上许多事都是这样,有些是需要彻底弄明白的,有些却是可以模糊的。我对这只狼,同样保持了这种态度。因为边防是一个各种动物繁多的地方,许多珍稀动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这样一个狼群随时出没的边地,抓一个狼崽,想来并不是一件难事。

我所知道的是,这只狼被抓来的那天,正下着大雪,雪花大片大片

1984年《解放军文艺》6月号刊登杨树芳的报告文学《一个标兵的流失》。



地落下,把乌拉斯台的整个儿山峰沟谷覆盖得洁白无暇。那只狼崽,就在这银装素裹的风景中,成了边防军人的宠物。

起初并没有用铁笼把它关起来,只是给它修了一个类似狗窝的住所,它慢慢长大了,且不时表现出一些狼性来,为了安全起见,才不得不给它焊了一个铁笼子,让它住了进去。

住进铁笼子的这只狼,开始很不习惯,并长期与铁笼子作斗争。可持续了半年,它一点也没把铁笼子征服,只好随遇而安,慢慢适应了笼中生活。

对这只狼,会晤站和边防连的官兵,同样给了它爱心,每天都给它肉吃,哪怕他们自己少吃一点。

他们喂养这只狼,一方面可以让营地多一道风景,更重要的是想让这只狼留下一个后代,配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狼狗来。

这是一只公狼,第一个放进去的是一条黑色的母狗。这只狗一进去,狼便凶相毕露,狼命嘶咬,使这只母狗遍体鳞伤。配狗的人一看这阵势,赶快把母狗解放出来。

如此这般地,先后放了三四只母狗进去,都没有配成。

只是后来,情形有了些变化,母狗进去后,那狼不再咬了,但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根本不发情。

再后来,它主动靠近母狗了,有时还做出一些亲热的举动,但总没有交配的意思。

再再后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天给它的肉,它只吃一半,把另一半留给母狗。

只是,它依然坐怀不乱!

边防官兵们努力了好几年,也没有让它留下一个后代,只好就那样把它关着。

从吉普车上下来,已是夜幕降临,团部大院显得非常宁静。我望着清丽的边关明月,久久出神,仿佛那些故事就写在明月上,令人还想重读一遍。

那晚我失眠了,失眠的我生出一个强烈愿望,想到一个泉去看那条狗,到乌拉斯台去看那只狼,到乌龙布拉格去看一棵树。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们一行五人,向北塔山开进。在开往边关的路上,大家一个比一个激动。

到了三个泉,我便急切地打听阿黄在哪里。我已经取出了相机,准备把它的身影留在胶片上。但在那里当兵锻炼的宋亚田和孙会中告诉

室。另一半只用铁条围着,视野很开阔,就是它的活动天地了。

我长时间地观察那狼,它从卧室出来,在外面转一圈,然后钻进去;再从卧室出来,在外面转一圈,又钻进去。它就那样反反复复,就那样转来转去,没有一刻能停下来。

我突然问自己:“它不累吗?”

这只有它自己知道了……

一棵树是在我离开边防时才见到的。吉普车从乌龙布拉格开出几十公里,远远地就见它兀立在荒原中。

在那里我们停下来休息,同伴们去捡戈壁石,我就与它对面而立。

在这样一片荒原上,见到一棵树的感觉是非常奇妙的,与它对视产生的心灵感应也是强烈的。这种奇妙与强烈,是人与人对视时不可能有的。

我非常珍惜地看着它,这时它身上的一片叶子掉了下来,在空中舞动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了我的肩头。

这一刻我顿悟了。我一下把这三个故事联系在了一起。

哨楼夜话

我们到乌拉斯台的那天,正好遇上一次罕见的暴风雪,风大得人站不稳,雪大得像鹅毛,整个天地灰蒙蒙的,能见度只有几米,这种天气几乎持续了一整天。

我突然想在这个暴风雪之夜,到边境上的哨楼里去站一班哨。我想替换一下战士,也想体会一下哨楼里的生活。

带队的高荣根处长和边防连长苏世方商量了一下,同意了我的请求,将我和高明安排在晚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半的一班哨。为了安全起见,还指派二班副班长游胜宅给我们带哨。

吃完晚饭我们就上路了,有些路段的雪已齐腰深,只能绕着往山上走。好在游胜宅对这里很熟悉,才避免了 we 掉进雪窟窿。

到哨楼还要通过一百三十八级台阶,台阶已被大雪填平,根本无法往上踩,加之天太黑,只能靠微弱的手电光探路,走起来十分吃力。游胜宅在前面带路,我们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踩他的脚窝,好不容易才上了台阶。

我们在坑道里换上皮裤、毡筒,活像一个人狗熊,连路都不会走了,互相看看,不禁发笑。艰难地上了哨楼,我才发现游胜宅只裹着大衣。原

米皮裤、毡筒只有两套,都让我们穿上了。我真有些过意不去。

我们把大衣脱下来,想给小游加上,但他不肯,说他已经习惯了,抵抗得了。

我们说皮裤和毡筒太热了,大衣用不着。他说你们过一会就知道了。果然没过半小时,我们就冻得发抖了。我只好把手套套在脚上,

哨楼里不能点灯,望远镜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我们便边观察边聊。

我和高明谈起了机关生活,你一句,我一句,有些没完没了。这时身旁响起了音乐声,是《十五的月亮》,漆黑宁静的夜里,调子十分的感伤。

朦胧中,我发现这音乐是小游吹出的。起初我以为他吹的是什么乐器,轻轻拧亮手电,才看见他的两唇间仅仅有一小块塑料纸。

我问他:“你怎么吹的,一小片塑料纸,就能吹出这么动听的音乐?”

他说:“其实这没啥,很简单的。”说着就从烟盒上撕下塑料纸,给我和高明一人一片,如此这般地讲了些要领,让我们也学着吹。可我们不争气,努力了半天也没弄出半点声响。

我问他:“你怎么学会的?”

他说:“我们整天在这里站哨,闲的时候,就想琢磨点事情。我用老家的一片树叶,就能吹出乐曲的,但这里只长白杨树,树叶吹不响,所以我就用塑料纸代替,刚开始也不行,练得久了,才找到一点诀窍,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问:“连里还有人会吹吗?”

他说:“没有。”

我说:“你这是绝活,说不定全国都没有人会吹,没准可以到中央电视台去露一手呢。”

他嘿嘿一笑说:“露啥一手,雕虫小技。”

我突然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一种想了解他的愿望。

我问:“你是哪年兵?”

“一九九四年入伍的。”

“哪里人?”

“河北唐县。”

“能不能给我讲一件你最难忘的事?”

他想了想说:“难忘的事太多了,就说最近的一件给你听,不过你别笑话我。”

我说:“不会的,你说吧。”

“有一次,边防巡回演出队来这里慰问演出,有一位女兵表演了一



“少校”和他的团队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2459, 2460, 2461, 2462, 2463, 2464, 2465, 2466, 2467, 2468, 2469, 2470, 2471, 2472, 2473, 2474, 2475, 2476, 2477, 2478, 2479, 2480, 2481, 2482, 2483, 2484, 2485, 2486, 2487, 2488,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5, 2496, 2497, 2498, 2499, 2500, 2501, 2502, 2503, 2504, 2505, 2506, 2507, 2508, 2509, 2510, 2511, 2512, 2513, 2514, 2515, 2516, 2517, 2518, 2519,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2525, 2526, 2527, 2528, 2529, 2530, 2531, 2532, 2533, 2534, 2535, 2536, 2537, 2538, 2539, 2540, 2541, 2542, 2543, 2544, 2545, 2546, 2547, 2548, 2549, 2550, 2551, 2552, 2553, 2554, 2555, 2556, 2557, 2558, 2559,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2565, 2566, 2567, 2568, 2569, 2570, 2571, 2572, 2573, 2574, 2575, 2576, 2577, 2578, 2579,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2585, 2586,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2598, 2599,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 2609, 2610, 2611, 2612, 2613, 2614, 2615, 2616, 2617,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2624, 2625, 2626, 2627, 2628, 2629, 2630, 2631, 2632, 2633, 2634, 2635, 2636, 2637, 2638, 2639, 2640, 2641, 2642, 2643, 2644, 2645, 2646,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2652, 2653, 2654, 2655, 2656, 2657, 2658, 2659, 2660, 2661, 2662, 2663, 2664, 2665, 2666, 2667, 2668, 2669, 2670, 2671, 2672, 2673, 2674, 2675, 2676, 2677, 2678, 2679, 26

1984年《解放军文艺》8月号刊登张嵩山的报告文学《“少校”和他的团队》。插图：仓小宝。

段京剧，唱得特好听。我从小就是个京剧迷，爱听得很。遗憾的是他们只演了一场，就下山到团部去了。

“第二天，指导员王照全要下山，我就求他想办法把那女兵的声音录下来。他回来后，我问他那事办得咋样？他说没录成。你不知道我当时多失望。”

“可过了两天,通信员来叫我,说指导员找我有事。一进指导员的房子,他就笑着拿出一盘磁带来,说你的事我办成了,听听吧。”

“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赶紧装进录音机听，只听了几句，就断定真是那女兵的声音。她的声音很特别，我听一遍就能记住，真是太迷人了。”

我笑着问：“是声音迷人，还是人迷人啊？”

他说：“那当然是声音了。”

我开玩笑说：“你对人家说不定有意思呢！”

他说：“没有，绝对没有。人家是哪儿，我是哪儿，哪儿跟哪儿啊！”

我转换了话题问：“你有对象吗？”

他沉默了好一会说：“以前有过一个，现在没有了。”

我看他心情一下沉重了起来,就不打算再问了,他却主动讲开了。

“我当兵之前，曾经打过工，在一个砖瓦窑上。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姑娘，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感情也特别深，我的衣服都是她帮着洗，我从来没洗过。”

“后来我们不在那儿干了，她回了家，我继续去山西打工。在山西，我给她写信，她总是不回，好不容易盼到一封，她却提出分手，说已有对象了。

“我找到包工头，借了五十元钱。我要回去问个明白，好端端的，怎么就要分手呢？

“我回到家那天，正好赶集，就骑上车子到她平时爱走的路上去等。也凑巧了，在半路上真把她等着了。

“可无论我如何问，她就是不说原因。她不说，我也没脾气，更没办法，最后说了声我不同意，就又回到山西去了。

“从此我再没见过她。当兵的时候，本想见一面的，她又正好外出

了。

“到了部队，我就一封接一封给她写信：写一封，她不回；又写一封，还是不回。我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文化，写信多么吃力，可她不管，她就那样把我冷着。第二年，我又给她写了封信，这一次她回信了，告诉我，她结婚了。

“我当时气得差点晕过去了，我在信上多次表达过自己的心情。我说我只爱她，对别人一点没兴趣。我曾努力过，但忘不了她。可我打动不了她，她还是和别人结婚了。

“那一刻，我突然想见她一面。我想到这是最后一面，见她的愿望更加强烈。当时快要过年了，我的探亲年限也到了，就请假回去了。

“我是腊月二十八到家的。我们家离她家有三十里地，我叫上一个同学，骑着车子去找她。已经六年了，她家我只去过一次，在村里的哪个位置已经忘了，只记得她们家的院墙一半是青砖一半是红砖。我和同学根据这个特点，很快找到了她家，远远地就看见她在大门外与人说话。我一眼就认出了她，虽然她给我的是背影，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同学说你们已经六年没见了，是不是她，你敢肯定？我说敢肯定，她爱穿什么衣服，爱梳什么样的头发，还有她的站相，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怎么能认不出来呢？

“我和同学远远地蹲在墙下看着她。我买了两盒烟，边抽边等，等着她回转身来，好一眼看见我。可我们把一盒烟都抽完了，她还是没转过身来。她一直站在那里跟几个人说话，一副开心的样子。

“我突然拉起同学的手说，走吧，我们走吧。同学不解地看着我说，你大老远跑来，人也找着了，怎么不说一句话就走呢？我说走吧，我只说着一句话。我心里想的是，人家已结婚了，已为人妻了，我见人家干什么……”

他说不下去了。这时候，我多么想安慰他几句，可一时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你今年服役期已经满了，想不想复员？”

他说：“我母亲身体有病，还等着我回去照顾。我已找连队领导说了，也定下了。”

“你入党了没有？”

“没有，我是今年复员的十名老兵中惟一没有入党的。”

“有没有想法？”

“杨副团长找我谈过话，当时也这样问了，我说有想法。我当兵来的时候，大哥让我到部队一定争取入党，我当时也答应了，可干了三年的，我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肯定是有想法的。但我能想通，指导员上党课的时候说过，准考不及格就不能入党，我没有考及格，谁也不能怪，只能怪自己文化浅。半年总结时，连队给了我一个嘉奖，我还评上了优秀士兵，我很满足了。”

我们一时无话可说。这时我想起了在团部听到的一件事。我说：“听说你们连里有一个战士，探亲时到了团部驻地县城，转了好几圈没找到团部，后来探亲回来，在乌鲁木齐花了二十多元钱坐了一天公共汽车，又没找到长途汽车站，有这事吗？”

他想了半天，犹犹豫豫地说：“有啊。”

我问：“那他咋不问人呢？”

他说：“你不了解边防战士。我们当兵一上山，一两年下不去，到商店买个东西，说话都不敢看营业员的脸。”

我在山下时，对这一点很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

我问：“那个战士是谁？”

小游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了头。好半天，他才说：“是我！”

我一下木在了那里。

幸好，这时换哨的人来了。

冰冷的雪

我对雪的印象一直很好。它纯洁透明，美丽滋润。它在天上飘飞，犹如群蝶起舞；它在大地上落脚，把山川打扮得银装素裹。即使它融化了，也把禾苗浇灌得五谷丰登。

没想到的是，我所钟爱的雪，却无言地讲述给我一个悲壮的故事。